

花

非

花

——
女人面对文学



第二种真实：女性启示录丛书

■ 周洪 彼茗 著
■ 甘肃人民出版社

第二种真实：
女性启示录丛书

花 非 花
——女人面对文学



花非花

——女人面对文学

周 洪 彼 茗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97 000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 200

ISBN7-226-01728-8/I·479

定价:10.00 元

第二种真实(代序)

● 匡文立

这是一套女性文化丛书,或者说,对象不是女性本身,而是做为文化产物和文化现象的“女人”。

这里拒绝一切关于女人或文化的“主义”,拒绝性别立场和所有偏见、成见、定见。有的只是涉及女性也涉及文化的问题与思考。

转型期的中国大社会,转型速度最快的是什么?

我们想说,是人对自身存在的观念和认识。

有很长的年代,中国人被迫冷落着自己做为个体生命的存在,自我消失于群体之中,共性之中,每个具体的人性与人生消失于通用的社会存在之中。

那是无奈的,却也是轻松无比的生命。

然而缺失的课业终归得补。

回首新时期以来的短短十数年,多少以“人”为对象的时髦话题浪浪迭代,此起彼伏?

话题一成时髦,总是免不了流行格调的通俗、浮躁,甚至哗众取宠的炒作。但回首之际,泡沫已然消歇,沉淀下来的,便是中国人补课的脚印了。十数年来,社会和人就是在这一轮轮或许有机或许盲目的时髦中经历着也扬弃着,留下中国走向现代的脚印……哪怕只是一段迷茫于歧途的混乱脚印,它们也证实一次必不可少的力稚探求。走过了的,扔在身后。

十年前,五年前,三年前,那些盛极一时热火朝天的时髦话题,

还有几个不是转瞬已成陈旧，适足使今天的中国人哑然失笑？

——这就是中国的速度。

极少有话题是如“女人”，始终让男人、女人和社会都保持着兴趣，又始终新潮滚滚，泥沙也滚滚，最前卫的和最陈腐的总是难解难分蔚为奇观地并行不悖，同时招摇于每一个浪头。

女人做为话题太多了也太滥了。

太多的是世俗趣味的女人故事，现代街景上变幻着三皇五帝到于今的老套旧套俗套；太滥的是对“女人”半是生吞活剥的传统半是似是而非的感觉的评点解说。中国男性说及“女人”，常常一如既往地使人不得不冷笑，中国女性说及自己，又常常一如既往地使人不得不苦笑。

人类对于自身的了解还是如此之少。

女性对于自身的了解就尤其有限了。

何况中国的女人。

中国人的生命可能曾经被太多太重的理性所桎梏，但不应忽略，曾经的理性从来不是女人的理性，更不是现代的理性；中国人的生命又曾经在太浮躁喧嚣的感觉中漂流，服膺感觉也许胜似固守陈腐，但感觉总是要超越和升华的。

“第二种真实”，会是一个有些费解的题目。

却决非故弄玄虚。

它最早，是隐约的，几乎是直觉性质的想法。

“真实”本身是个迷惘的词汇。通常，它呈现为现象，对现象的记录，归纳，复述与阐释，我们所见的大量真实，在我们讨论它的时候，它已成为另一种意义的真实。

同一个真实，衍生无数关于“真实”的印象和认识。每一种都可能包含着真理性，这真理锁定的却只是“真实”的副本。

每一种已知的真实之外都还会有其它的真实。这是人类存在本身的迷惘。

“第二种真实”试图走出习惯的和约定俗成的真实之外去看看还有些什么。当然真实之外的真实不可穷极，我们能做的只是寻找自己的那一种。

或许，我们的“第二种真实”，最终显示的更多是一种思路，一个角度，而且和所有“真实”一样主观。

即使如此，丛书仍然完成了初衷：第一种之外，有了第二种。

本套丛书面对的真实，既非第一种的并列，也无意成为它的否定。确实仅仅就是某种有别普通“真实”的真实。

比如，“第二性……女人”，是真实也是真理。我们却想说，世间未必有什么普遍的和一般的“女人”可言，“普通”和“一般”只能存在于个别之中，女人又岂能例外？

女人的统一，只统一于共有的那个特定国情，特定历史和特定文化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所有成熟文化可能都会造就“第二性”，不同的文化中，“第二性”和“第二性”不同。

女人的差异，则植根于每一个女性生命特定的质地，环境，经历和心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同一个国情、历史和文化，女人和女人不同。

“第二性”做为真实是无须再重复的真实。

我们想探求尚沉于海面之下的，至少是尚未众所周知的真实。

在开始的设想中，这应当是一套主要由女性执笔的著作。事实的结果是，作者仍以男性作家占多数。这使事情仿佛具有某种讽刺意味。

却并非丛书的遗憾。没有比女性话题更能检验人的现代意识和文明程度的了，这一点，男人和女人概莫能外。而在同一个话题

之中，两性天然不同的立足点和视角恰恰构成了奇妙的参照和反差，为丛书增添了意料之外的收获和趣味。

重要的是，完稿的每一部作品，都坚守了本套丛书的理想和使命，那就是，用现代的理性与良知审视女性之为存在——不需言喻，这个审视的意义决不只限于一个性别，而且势必超出“人”或“两性”的范围。

女人的衣裳	(50)
书中的“颜如玉”	(54)
女人的眼泪	(58)
女人与春天	(60)
嫉妒与女人	(63)
病中的女人	(65)
第三章 自是人生常恨	
好的妓女	(70)
坏的娘娘	(75)
特赦西施	(79)
历代昭君	(82)
历代莺莺	(86)
历代玉环	(88)
美名难传	(91)
女将	(94)
女兵	(98)
女仙	(101)
女鬼	(104)

卷二 雾里看

第四章 不摇香已乱

女人与小说	(108)
女人与散文	(113)
女人与诗	(116)
小女人散文	(120)
出名或“出风头”与女作家的“女”	(124)

不当女作家	(128)
包装女作家	(132)
女人写作	(135)
美女写作	(138)

第五章 庄生晓梦

政治与女作家	(142)
做一个苍凉的手势	(146)
恋爱中的妇女	(149)
新月与飞鸟的天堂	(152)
三毛梦中的橄榄树	(154)
女子有才便是什	(157)
文学沙龙里的女人	(161)

第六章 珠帘暮卷

女人写“性”	(170)
太阳神的消失	(175)
女人们与“情人”们	(179)
男人笔下的女人	(184)
好德如好色者	(187)
女人写女人	(191)
女人写男人	(196)
现代女性模糊的面庞	(200)
二寸象牙雕	(205)

卷三 云里看

第七章 若有人知春去处

读《红楼》与择偶	(209)
----------------	-------

女人与金庸	(212)
女孩不宜:《海的女儿》	(215)
女性不宜	(217)
文学与征婚	(220)
不嫁作家	(222)
远离女作家	(225)
第八章 冷香飞上诗句	
《陌上桑》新解	(230)
《霸王别姬》新解	(232)
《孔雀东南飞》新解	(235)
《项链》新解	(239)
木兰从军与梁祝化蝶	(241)
永远的“廊桥”	(245)
永远的琼瑶	(248)

卷一 风里看

第一章 墙角数枝梅

白娘子饮下雄黄酒——楼上的女人——关于母亲的反讽——贤妻良母——红颜薄命——丑女当家——“徐娘”风韵——“文革”女人——小芳史话

白娘子饮下雄黄酒

白娘子游西湖，断桥边，雨丝风片，得遇许仙，两情相悦，结为夫妻……这一则佳话到这时候还是平滑流转。可是突然间起了波澜，是在端午节，他们夫妻畅饮，白娘子饮下雄黄酒，露出了她的原形——一条白蛇。许仙吓得昏死过去，这才引出盗仙草，引出法海和尚管闲事，白娘子水漫金山，引出雷峰塔……戏就越来越好看了。

所以白娘子饮雄黄酒而现原形，是这个故事发展的推动力。没有“惊变”，以后的故事就无从展开。

如果仔细寻找,所有的小说都含有这样一个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质素。在哥特式小说中,它多半是地下室里一具死尸;骑士文学中,它是路旁杀出个强盗,或天上掉下个美女给与骑士“温柔的杀伤”,在侦探故事中,它是扑朔迷离的疑案的底牌,虽然是在故事结尾处方才揭开,真相大白,但回想整个故事,都是围绕它进行的;弗洛伊德影响下的小说,这种关键质素当然是主人公潜意识中的某个“情结”……在一些蹩脚的故事中,它就是那所谓的“变戏没法请个菩萨”,粗陋,并且也天真。

白娘子饮雄黄酒露出蛇形,对白娘子这个人物也无疑是一场“惊变”。在此之前,白娘子还不是和那些佳话里的女人一样,只是在那里美目盼兮,巧笑倩兮,分不出彼此;而这样的一变,就变出一个独一无二的白娘子了。这样她才可能敢与和尚斗法,作出那些勇敢乖张的事迹来。当然,娘子变了白蛇,许仙的确是要“惊变”,而对白蛇白娘子而言,这一变倒是回复她的本性,自自然然,并不足怪。

然而,如果没有雄黄酒,白娘子就不会酒后“失态”——失了女人态,现出蛇形。这又涉及到酒的作用。酒常使人失态,李白让高力士脱靴,武松景阳岗上打虎,贵妃醉酒……都属于酒后失态。不然的话,以常理论,李白再骄傲也还不至于让当朝权贵脱靴,武松再勇猛也会邀几个弟兄同去打虎,贵妃再娇憨也要注意恭德仪容;但是,失态却不是变态。这三位,如果没有傲骨,勇猛和娇憨做底色,那么李白喝了酒可能去替高力士脱靴子,武松可能绕着走,而贵妃根本不会喝醉,所以,失态倒是露出本性。即如白娘子现出蛇形。难怪有句话叫做“酒后吐真言”。

但是世上让人失态的不只是酒,金钱,权势,情感……都可以让人失态,所谓“酒不醉人人自醉”。

在《红楼梦》第三十六回,“绣鸳鸯梦兆绛云轩”,那个谨言慎行的宝钗却失态了。

那是中午在王夫人房里吃了西瓜后,宝钗黛玉一起回园子。宝

钗约黛玉同去藕香榭，黛玉要回去洗澡，二人分了手。宝钗独自行来，不知怎的却进怡红院找宝玉，曹雪芹说是“顺路”，不知道去藕香榭或回自己的蘅芜院，是不是真的路过怡红院——懒得考据，只当是顺路吧，但是进了院子，却是“鸦雀无闻，一并连两只仙鹤在芭蕉下都睡了”，可见怡红院在午睡，以宝钗那样有分寸的人，这时是要退回去的；不想她仍然往里走，“顺着游廊来至房中，只见外间床上横三竖四，都是丫头们睡觉。”丫头都睡了，主人必睡无疑了。然而，宝钗仍然往里走，直走到宝玉的卧室去。

宝玉在床上睡着，袭人坐在身旁，一边替宝玉赶飞虫蚊子，一边在为宝玉绣兜肚，宝钗惊赞那鸳鸯戏莲的花样绣得美，袭人就解释说绣的美才能引宝玉带它，夜间被子盖不严也不怕了。又说绣了半天，要出去走走，请宝姑娘略坐坐，便走了。曹雪芹写道：“宝钗只顾看着活计，便不留心，一蹲身，刚刚的也坐在袭人方才坐的所在，因又见那活计实在可爱，不由的拿起针来，替他代刺。”一个小姐，坐在一个男人睡觉的床上，手里还在替他绣兜肚这种内衣……

这样的一幕被黛玉和湘云看见了；黛玉手捂住嘴不敢笑出来，湘云也要笑时，忽想起素日宝钗待她厚道，就掩口不笑了，还怕黛玉取笑宝钗，忙拉她找袭人去了。

黛玉是被湘云拉来向袭人道喜的。袭人有什么喜呢？原来中午吃西瓜时，王熙凤，王夫人在商量家政，王夫人提拔了袭人，月钱和赵姨娘周姨娘一样，这等于确定了袭人必做宝玉的妾。

那么，宝钗的“顺路”走进怡红院，不管人家午睡一直蹬蹬地走进宝玉卧室里，也是为了向袭人道喜吗？做喜鹊讨乖巧这类事倒是宝钗乐于做的。但是以宝钗的矜持稳重，以袭人在她眼里的重要程度，似乎不足以让她顶着毒日头走进睡了的怡红院——听了喜讯等不急地来报，那是急性子的湘云的行径，而宝钗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问摇头三不知，做壁上观的主儿，她心上的事都是关乎自己的事。

让宝钗兴冲冲来至怡红院倒的确是袭人受提拔这件事，却不是为向袭人报喜，而是自己心里高兴——以宝钗平素的察言观色，早认定袭人和自己是一路，都是劝宝玉进取功名，如今王夫人为宝玉选妾选的是袭人，那么以此推测，将来“宝二奶奶”的人选大有希望落在自己而非黛玉的头上，所以袭人的喜，也是她宝钗的喜，她是喜滋滋进了怡红院，并不是袭人绣的鸳鸯戏莲的兜肚让她“不留心”坐在宝玉的眠床上，“不由的”替宝玉绣兜肚，——想想宝钗她扑蝴蝶都成了画中人，却还机警地使出“金蝉脱壳”计，不惜陷害黛玉，真真是大煞风景，现在一对鸳鸯即使袭人手巧也不过是件绣品，怎么想也不至于令她左一个“不留心”，右一个“不由的”，——实在是心里高兴，有点飘飘然为未来幸福所迷幻，这才终于失了态，超前地扮了一回宝二奶奶，让黛玉湘云看到一幕夫妻日常家居图景：一个睡在床上，一个坐在身边做针线，赶蚊子。

而袭人把宝钗一人撇在宝玉房里走了，也是蹊跷。宝姑娘来了，别人都睡着，袭人正应该沏茶泡水，陪着说会子话儿才是，却径自走了。不怕失礼，不怕臊了宝钗，也忘了她自己曾向王夫人进言，什么姐妹们大了不该再和宝玉一起厮混之类的话了，而且走时也笑，回来也笑，笑的很暧昧，不管袭人有什么深意，宝钗却似乎不在意，这可能是因为心里高兴得没在意，另一个可能是默许了袭人的深意。

总之，宝钗这一回失态，明明白白表露了她的心，她对于“金玉良缘”的绝对看重，并不似平日她在人前显得那样对宝玉远远的，淡淡的。然而宝钗的喜滋滋却被宝玉梦中大叫驱散了，“这里宝钗只刚做了两三个花瓣，忽见宝玉在梦中喊骂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薛宝钗听了这话，不觉怔了。”喜滋滋的白日梦被这梦中的喊骂惊破了，他们虽“同床”却终是“异梦”。

曹老先生写宝钗失态是有他的匠心深意的，也是幽默可喜的。

人们理性的常态突然因了某一种“雄黄酒”而大大失态，就在一瞬间闪出他们裸露的人性，可爱也好，可怜可恶也罢，却都是可喜的，幽默的，因为人性的发现与体悟，总让我们的智慧感到“很受用”，能写出人物失态的作家是很智慧的，他一定得洞悉人性的深度，体悟的同时又高高的超越。智慧加上超然，才可能有真正的幽默感，而人的失态最令人感到幽默。

有的作家与自己塑造的人物贴得太近，有深切的体悟，却没有高高的超越。他死死拉住笔下人物，一分一厘的失态都是不可能有的。夏绿蒂·勃朗特对她的简·爱就是这样干的。

在《简·爱》的第十九章，罗切斯特扮做一个会看手相的吉普赛老女人给来他庄园做客的一群太太小姐算命，最后轮到家庭教师简·爱。此时的罗切斯特与简·爱彼此之间都产生了强烈的爱的吸引力，只是两人都在试探，隐藏，这场算命游戏也正是罗切斯特对简·爱的一次试探。尽管简·爱没有认出算命人是罗切斯特扮演的，尽管罗切斯特千方百计想套出一句爱情的表白，简·爱的回答却自始至终非常理性，非常严谨，非常得体，没有一点闪失，结果弄得罗切斯特很失望，兴趣索然，当场揭下无用的面具，不和她玩了。

其实这场“戏”连读者也感觉着失望和兴趣索然，夏绿蒂·勃朗特是在乎简·爱的尊严了，那尊严其实也是她自己的，她也太看重简的理性的头脑而到了夸耀的地步，在算命人那带着情感打击的追问下，内心的爱热得要冒火的简，十八岁的简，居然冰冷刻板像一块木板，不泄露丝毫真情，这实在写得太不自然了。她完全可以让简对大部分问题展示她的理性与自尊，哪怕只留一个问题让简在她强烈的爱情的冲动下有一次小小的短暂的失态。这样的失态对简这个人物是可爱的，增加魅力与亲切度的，对简心中隐秘的爱情是一次自然的泄露，也使后来花园里罗切斯特做最后的爱情摊牌前的一番蓄意作弄不至于显得过分的高视阔步的自信和一

厢情愿，使简的激烈爆发的爱情大抒情不至于显得太突兀。然而夏绿蒂·勃朗特的强烈的自尊自爱扭曲了这个好情节，她让简·爱紧紧绷着，她把她弄的硬梆梆的，很是做作。夏绿蒂·勃朗特太爱她的人物了，她无法忍受她的人物有“不完美”之处，她和简贴得太近，她就是简，她不可能让简或她自己失态。

另一位英国女作家贞·奥斯汀的小说却是充满幽默与反讽，她让小说里的正面人物，特别是她心爱的女主角，都无一逃脱地统统失态，失态甚至成为情节发展的推动力，她让她那些可爱的女主角都是白璧微瑕，她爱她们，却不溺爱，始终清晰分明地了解她们的缺点。《傲慢与偏见》，《爱玛》，《劝导》里的小姐们，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但都可爱。读奥斯汀的小说会感到作家始终含着理性的微笑在某一高处望着她的人物，爱她的人物，同时也会轻轻地摇摇头，所以奥斯汀是理智的，夏绿蒂倒是冲动的。

当代中国女作家中还是夏绿蒂多，特别是专注于写个人的女作家都一味的自恋，世上只有我最好，人与事合我心意才是对的，不合我心意的都是错的，是世界与别人出了毛病，让我如此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看见她和她的人物失态呢？虽然有时她们故意数说自己如何如何的不好，仿佛失态了，其实那却是当成一种堕落的潇洒态度给人看的，是正常态，也许还是美丽的态呢，真想给她们倒一杯雄黄酒……

但在另一方面，大胆写性这方面，当代中国的女作家又仿佛早已喝下雄黄酒，现了蛇形，正吓坏了许多的许仙，气坏了许多和尚。只是不知道这些现了蛇形的“新白娘子”们是不是接下去也能有像“盗仙草”，“水漫金山”那样的大气魄大手笔？如果止于蛇，蠕动几下，就没太大意思了。

这迷人而又使人烦恼的雄黄酒呵……